

第一次玩海龟汤就上头

吐维

2010-12-01

大家玩过海龟汤吗？

第一次接触到海龟汤（TurtleSoup）这种游戏，是我的 T 女友 A 教给我的。海龟汤其实是一种叫做「水平思考拼图」的游戏，光是这样讲，各位一定还是一头雾水，就举 A 第一次给我玩的汤为例好了。

她给我玩的是最普遍的那个汤，叫「湖中无水草」。

汤面是「一名男子在湖边看到一个上面写着『湖中无水草』的告示牌，回家之后就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。」而想知道故事背后的原因，也就是俗称的「汤底」，就要经由不断地询问出题者，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。

但说是询问，问题的型态却是受限制的，参与

者只能询问出题者非黑即白的问题，也就是所谓的「Yes/No Question」。

你不能问出题者：「湖边除了告示牌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東西？」而只能问出题者：「湖边还有其他的東西嗎？」

两个问题听起来类似，其实天差地远，前者出题者可以告诉你：「湖边除了告示牌，还有 A、B、C、D……」

但后者他只能回答你：「湖边有其他東西。」至于是什么東西，你还得自己想办法问出来。

这样的游戏极度考验想像力，而事实证明我是个极度缺乏想像力的人。第一次和女友玩的时候足足花了三十分钟，问到 A 子都笑着引导起我来。

后来我知道了汤底后，才知道自己拐了多大一个弯。这碗汤的汤底是「因为当年男子的女友在湖底溺水，男子跳下湖去救，摸到了女友的头发，但却误认那些头发是水草，因此没有把女友救上来，导致女友淹死在湖底，因而发现真相后羞愧自杀。」

但我在玩的时候，却觉得他一定是在湖边发生了什么让他绝望的事。我甚至猜想湖中无水草会不会是一个谜语，比如男子的情人在信上写了什么「见水

草如见我」，「我们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相会吧！」之类的遗言，所以男子才会自杀。

这种游戏就是这样，一旦方向偏离，问的问题就会越来越远。

A 说有些海龟汤，在 Yes/No 之外，容许「这个问题不是重点 (Not important)」这种答案，如此可以阻止参与者将答案越带越远。

但正统的海龟汤其实是不能这样答的，因为问题是否重要，必须凭借参与者自己的思考与推理，而不是由出题者告诉我们。

「这根本就强人所难嘛！」

我向 A 抗议，我和她玩到最后，往往都变成 A 对我循循善诱，半暗示半回答地将我引导向最后的答案。

A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我从开始和她交往就这么觉得。她平常很喜欢看一些推理小说，还有日剧里的刑侦推理，有时看得入迷，还会用笔记下故事里的细节，画成表格之类的东西，然后煞有其事地分析。

像我就完全无法理解她的行为，我也不喜欢看

推理剧，只要她不在的时候，我总是把电视转到韩剧，动脑这类事情完全不适合我。

但大概是所谓近朱者斥，和 A 玩这种小游戏玩久了，我也渐渐有一点喜欢起这类动脑的游戏，除了海龟汤，有时也会陪 A 一起玩玩乙案侦查之类的活动有一次，A 说要带我去见她的新室友。

她最近搬了新家，搬进一间 ShareHouse，里头因为某种原因，除了她那个新室友外，其他人都搬走了。

初次见面，我就吓了一跳，不单是 A 和男人同租一间屋子这件事，这个男人非常奇怪，他有着一张帅脸，但头发像是很多年没洗一样，乱糟糟地散在脸颊旁。明明是第一次和女生见面，竟然只穿了件棕衫，以一个婆的眼光看来，真的是浪费了他那张脸。

A 介绍他叫作 Q，我们聊了一下天，叫了披萨和可乐当晚餐，在等披萨来的时间中，A 就说想玩海龟汤。

「海龟汤？」颓废的男人不解地问。

「就是 TurtleSoup 啊，你有在逛 PTT 吧，我之前明明有叫你看。」A 说。

「喔，那个啊，我只看了一下规则。」Q 先生

懒洋洋地说。

「那个东西你一定会有兴趣，那可是结合了推理和想像力的游戏。」

「推理本来就需要想像力。」

「总而言之现在刚好有三个人，你就和我女友比个赛怎么样？」

A 兴冲冲地问，Q 先生好像没有反对的意思，稍微点了一下头。

我觉得紧张起来。「请、请多指教。」

A 先出了一个简单的题目，那好像是经典题库的题目之一，但我还没有玩过。

汤面是「有个男人头下脚上地倒插在沙漠里，手上拿着一根烧尽的火柴棒。」A 要我和 Q 一人轮番问一个问题，直到猜出汤底。

基于女士优先，Q 先生让我先问。

「那个男人死了吗？」我问。

「Yes。」A 很快地答。

轮到 Q 先生了，我看见他稍微直起身来，看了 A 一眼。

「他周围没有其他东西？」

「Yes。」A 答。

我不太明白 Q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，而且还是用否定问句，好像一开始就有定见他周围没有其他东西似的。

「他是从顶楼掉下来吗？」我问。

A 笑了一声。「No。」

我「喔」了一声，有些失望。

「火柴棒不是用来做它本来的用途吗？」Q 先生问。

A 迟疑了一下。「Yes。」

我准备要问下一问题，Q 先生却忽然揉了一下太阳穴，说：

「我知道汤底了。」

他在我惊讶的目光下打了个喝欠。

「男人和朋友坐热汽球横越沙漠，因为热汽球重量太重，所以他们抽签决定谁要被扔下去减轻重量，他们划燃了一根火柴，在把烧过的火柴夹在其他没烧过的火柴里，谁抽到那根烧过的火柴，谁就得牺牲自己被扔下去。后面的事情应该不用我解释了。」

我瞪大了眼睛，A 无奈地摊了摊手，「Yes，完全正确。」

A 看起来似乎很不甘心，嘟着嘴说：「我知道

这种题目难不倒你，但你也应该顾全一下我女友的情面，干嘛这么快就讲答案出来，人家是女孩子耶。」「妳也是女孩子啊，你平常怎么就不要我顾情面。」

「我是我，她是她，不能混为一谈。」

我听着他们吵嘴，不由得也觉得有趣。A 平常是个非常酷的人，要我来说的话，简直像那些冷硬派侦探故事里，抛家弃子的那种男人。

我和她从求学时代交往至今，知道她过去有很多不好的经验，因而变得性格上有些孤僻。除了我这个伴侣，我也很少见 A 有什么朋友，更别说像这样和另一个男性打闹。

这让我很担心，我认为 A 除了女朋友之外，是該有几个能够听他谈心的朋友才对。因为即使是最亲密的人，也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分享的，有些话题还是跟朋友聊比较好。

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会这么快知道汤底，你玩过这题目吗？」我忍不住问 Q。

「我没有玩过，但是这个题目并不难猜，因为他出得很好。」

「出得很好？」A 问。

「我看过海龟汤的范例和规则，也看过一些实际玩起来的状况。这游戏的秘诀，说穿了就是两个。」

我看 Q 直起了身，感觉他和刚才颓废的样子判若两人，整个人精神起来。

「一个就是选择问题的能力，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快速接近答案？例如谜面里一个男人死了，你不能散焦地问『他是被刀杀死的吗？』、『被车撞死的吗？』，而应该先问『有人杀死他的吗？』如果答案是 No，再进一步去问『事故而死的吗？』、『是自杀的吗？』，就像数学的圆一样，从大而小，从远而近，这部分是逻辑推衍最基本的功夫。」

Q 屈起一根手指，又说，

「其次是组织资讯的能力，这游戏因为全是 Yes & No Question，所以很容易问到后面，就忘记前面问过什么问题。」

Q 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就经常犯这样的毛病。「例如前面『事故死』已经被否决了，但参与者却在游戏后期又问出『难道是掉下去摔死的？』，这种事情在游戏中很常见。脑袋里对于问题的顺序、关连，在游戏期间必须有张清楚的蓝图，否则你就会

一直重覆类似甚至相同的疑问。」

「比如你一天到晚问我有没有看见你的袜子。」A 插口。

「这是人的记忆对于不重要资讯取舍的问题，和组织能力无关。总而言之，海龟汤要玩得快狠准，至少要具备上述两个基本功夫，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基础而已。」

「表面的基础？」我忍不住问。

「没错，这两点基础，可以拿还应付所有的海龟汤谜面，但有的时候，根据题目的不同，有的时候还是可以耍一些小技巧。」

「作弊吗？」

「说作弊也不全是作弊，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推理。首先，这种游戏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，越好的题目，往往越容易被猜中。」

Q 望着 A。「就用刚才这个题目当例子好了，一开始出题者给了我们那些资讯？」

「资讯？是说男子头下脚上插在沙漠里吗？」我问。

「不只是这样，在玩海龟汤时，要注意出题者 offer 的关键字，也就是所谓的 key wor

d，例如在这个题目里，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谜面时，会注意到哪些特别的词语？」

「啊，你是说像这样：头下脚上、沙漠、燃尽的火柴棒，像这样？」A 反应很快。

「对，首先一定会注意到的就是头下脚上了。好的海龟汤谜面，通常就是起于一个超乎常识的点，这个题目里最超乎常识的点就在这里，因为一般正常的人不会头下脚上，看到这样的人，你首先会想到什么？」

「他绝对不是自己把头埋进沙漠里的。」

「这很难说，海龟汤的题目千奇百怪，搞不好他是探头看他的温泉蛋煮好了没也说不一定。」

Q 先生笑笑，他又继续说。

「不过的确这点给了我们一点暗示，暗示这个题目里可能有其他的外力，才会让一个人头下脚上地插在沙漠里。再来，火柴棒也是一个超乎常识的东西，因为一般人死掉的时候手里并不会握着火柴棒。」「但是就算知道火柴棒也古怪，一般也会想到跟火有关的事情吧？」我问。

「的确如此，事实上这个谜面并非和火完全无关，我说过了，他是一个很好的题目，也因此他的关

键字和故事之间必定有合理的连结性，我首先会想的不是他拿火柴棒点燃什么东西，而是他从哪里拿到火柴棒，以及为什么是火柴棒。」

「啊，你是说热气球……」我恍然。

「对，出题者在想要用什么东西当签时，他心里已经知道男人坐的是热气球了，事实上他可以选择用午餐的免洗筷子之类的做签，或是美乃滋的瓶盖之类的，但他最后却选择了火柴棒，就是因为他已经受到既定谜底的影响。」

Q 先生又把背靠回沙发上，喝了一口我放在桌子上的茶。

「要知道出题者是知道谜底的，知道谜底的人，无论他再怎么刻意隐瞒，都没有办法在抹消他脑里谜底的情况下出题。某些方面，这和测谎有点像，你们知道测谎吗？」

Q 先生似乎来了聊兴，身子从沙发上直起来。我和 A 对看一眼，A 好像已经习惯她的室友这样，就摊了一下手。

「就是那种把人绑在可以反映心跳的机器上，问他一些问题，然后测验他说谎时心跳会不会加速的东西吗？」A 说。

「对，但也不完全对，很少人知道测谎的真正流程。首先是测谎的题目，出题的人会先准备很多受测者一定会回答的问题，例如你叫什么名字、你今年几岁等等，应该说测谎的题目中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会是受测者一定知道的问题。」

「那还需要测谎吗？」我好奇地问。

「这就是出题者的诡计啊，真正需要测谎的题目，往往夹杂在那些理所当然的问题里，例如问过你住哪里、高中念什么地方，当你反覆地面对这种不需要思考、理所当然就能回答出来的提问时，脑子里戒心就会自然而然降低。」

「这时候再问『人是不是你杀的？』吗？」A 说。

Q 先生笑了起来。「大致是这样，当你乍然听到需要思考的问题，就好像好梦正酣的人被惊醒一样，一度迟钝的脑袋要恢复敏锐的思考是需要时间的，那时候说谎的反应就会远比平常准备好的时候要大。「好诈喔。」我忍不住感慨。

「测谎的艺术还不仅于此，当遇到需要测谎的关键问题，打个比方好了，凶手杀完人之后就把凶器藏起来，但出题者却不知道凶手把他藏在哪里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这时候出题者就会这样问：『凶器藏在什么地方呢？』，但他不会要受测者直接回答，而是要他用选的，出题者会替他把所有可能的答案拟好。他会用这种问法：『凶器藏在你家里吗？』。」

「这时候受测者当然回答『No』，然后出题者再紧接着问：『凶器埋在花园里吗？』受测者再答『No』，出题者再问『凶器被快递寄出去了吗？』、『凶器交给朋友了吗？』、『凶器丢到马桶里了吗？』或是『凶器烧掉了吗？』……」

「为什么要这样问啊？」我忍不住举手。

「因为大部分去接受测谎的人，其实心底都有拟一个虚假的答案。」

Q 慢慢地说：「比如出题者问：『你和被害人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？』，他就会回答『是去年的秋天啊。』要知道虽然大部分人说谎的时候，生理都会出现反应，但是这种生理反应，是可以经由训练来消除的。」

Q 笑了笑。「比如 A 如果一直对着镜子说：我是美女，我是正妹，总有一天她就能够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出这句话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」

「所以说，这样可以防止受测者事先演练。」A 听得专心，她竟然没有生气，我却不禁在旁边偷笑起来。

「没错，而且要是出题者的选项里出现实际为真的答案，也就是本来受测者应该要答『Yes』，却不得不说谎答『No』的选项时，通常就会出现动摇，再配合前面说的那种穿插法，受测者很难不起反应，这样出题者就会知道，这题的答案其实是 Yes。」

「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根本没有正确答案的情况不是吗？」A 提出质疑。

「没错，但是通常这很少见，就算不是完全正确，但因为受测者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，所以只要你提到类似的事情，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往那方面想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原来是送披萨的来了，A 主动站起来去开了门，拿了两个特大号披萨进来，而 Q 先生仍旧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。

这样的状况也让我觉得新鲜，因为我和 A 在一起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我在服务 A 的，她某些方面是个有点大男人主义的家伙，但搞不好我就是喜欢她这一点。

A 把披萨放到桌上，我和 Q 就一人拿了一片，边吃边继续聊起来。

「人的联想力是非常可怕的，就算你问『凶器埋在花园里吗？』，但实际凶器埋在后山上，但受测者一听见『埋』这个字，还是会马上起生理反应。」Q 一面吃着手里的夏威夷海鲜披萨，一边说。「等到确认『凶器在花园里』是 Yes 时，出题者就会再进一步问：『那么凶器是什么呢？』、『是刀子吗？』、『是碎玻璃吗？』、『是剪刀吗？』，如果受测者对『剪刀』出现 Yes 的反应，就再进一步问：『那把剪刀是谁的呢？』、『是被害人自己的吗？』、『是你带去的吗？』、『是别人给你的吗？』就这样一步步逼近真相。」

「简直就好像海龟汤一样嘛！」我忍不住叫了出来。

「对，我一开始看到海龟汤这个游戏，就觉得他非常像测谎。」

Q 咯咯笑了起来，伸手拿可乐灌了一口。「只是和测谎不同的是，海龟汤的出题者是被设定为绝对诚实的，也就是他的肯定否定必须要是与谜面相符的 Q 举起一根手指。」

「但说是这样说，海龟汤还是会出现和测谎相同的盲点，那就是我最开始说的，『出题者已经知道谜底』这件事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我摇了摇头。

「这很简单，你观察刚刚 A 在说谜面时的状况，首先她强调了『火柴棒』这三个字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实说我不太记得，大概是我太专心在听谜面的关系，所以没注意到 A 子语气有什么古怪。」

「我那时就想，火柴棒一定是这个谜面的关键，非但是关键，以她喜欢整我的个性，出题的时候一定尽量以误导我为乐，所以我一听到她强调这个字，就知道这个火柴棒肯定有鬼，至少不会是火柴棒一般的联想。」

Q 笑着说：「所以我打从一开始，就放弃去想谜面里的主角，到底拿火柴去烧什么东西了。」

「真对不起，我就是喜欢整你啊，萌绘。」

「哪里，我习惯了犀川老师。再来就是当你问 A 第二个问题的时候。」

Q 忽然转向我，我吓了一跳。

「咦，我吗？」

「你不是问她：『是从顶楼摔下来的吗？』那

时候 A 笑了一声。在海龟汤的游戏里，出题者如果出现笑容，特别是 A 这种心胸狭窄的出题者，那绝对不会是因为你的问题接近答案了。」

「而是因为我猜得太离谱了是吗？唔，平常都是这样……」

我恍然大悟，和 A 迷上海龟汤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每次我只要越猜越远，A 就会对着我笑个不停，脸上露出又是得意又是怜惜的表情。这种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问了奇怪的问题，但 A 这个坏胚子，每次都以看我的窘境为乐。

不过我也有点佩服，照理说和 A 相处比较久的应该是我才对，但 Q 却很快地注意到这一点了。

「你这是犯规吧，哪有这样设计人的。」A 不满地说。

「没有犯规啊，海龟汤是一种互动游戏，最初就是一群无所事事的人，在公众场所里想出的把戏，只要是互动游戏，就一定无法摆脱『人』这个因素，脱离人的解谜游戏只是单纯的理论，也会变得不好玩喔！」

Q 的话激起我些许思绪，事实上我也听 A 说过一点海龟汤的缘起，虽然也是属于往路传言的层次就

是了。

听说第一碗汤就是真实故事改编的。一个从战场上退役的军人后喝了海龟汤泪流满面，餐厅里的人关心他，问他怎么了。

那个军人就当场出题，反问大家他为什么会哭，但是条件是他只能答点头或摇头，因为军人被限制不能泄露军中的机密。

餐厅里的人纷纷提问，后来谜底是军人的父亲和他一起上战场，但因为被困在营地里，弹尽粮绝。军人的父亲于是就杀死自己，央求好友把他的肉煮成汤，让伙伴和儿子分食，再骗儿子那碗汤是海龟汤。儿子当初不疑有他地喝了，多年以后尝到真正的海龟汤，才惊觉原来当年喝的根本不是这种汤，细思之下马上明白了残酷的真相，当场在餐厅里痛哭失声。

后来这个游戏在当地流传了下来，为了纪念这位大兵，就沿用这个故事的典，称这种游戏叫「海龟汤」。

姑且不论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，但我觉得这样听过之后，原先单纯的解谜游戏，确实如 Q 先生所说的，多了许多人的气息，这或许也是我甘心被 A 耍着

玩的原因之一。

「那时候我听见 A 笑，就知道『顶楼』这个答案一定离汤底很远，」

Q 继续说下去。

「加上知道主角是摔死的，其实人可以摔死的地方并不多，要嘛就固定的建筑物，要嘛就是会动的交通工具，既然 A 的反应告诉我建筑物相去甚远，那我几乎就可以确定，他是从什么交通工具上摔下来的了。」

「知道是交通工具后，之前火柴棒的提示就派上用场了，我把所有飞空的交通工具想了一轮，飞机、直升机、魔毯、滑翔翼……这里面唯一和火柴棒有关的东西，就只有热气球了。再接下来，只要运用一点想像力，答案几乎就呼之欲出了。」

「哈啊……」我长长吐了口气，还在头晕脑胀中。

「什么嘛，原来是靠老娘我的反应，这根本就是作弊不是吗？而且要是在网路上玩怎么办？」A 还是很不满。

「网路上玩也是一样的，出题者经常会多答一些是或否以外的闲聊，从这些闲聊获得的讯息，往往

都快比从答案本身得到的要多。」

Q 大方地说，「我倒是觉得，要是真的像电脑程式一样，遇见问题，只机械性地答 Yes/No，那就不是游戏，是在做方程式解题了。」

「解谜游戏就是因为有各种变数，所以才有趣，这就跟看推理小说一样，就算是因为推理小说的套路，『这个家伙是个美女，还一出场就跟侦探有暧昧，肯定是凶手。』用这种方式找到真凶，也不失为一种解谜的乐趣。」

Q 笑得天真无邪，我觉得他的印象和初次见面时似乎有些改了。我本来以为他是个懒洋洋，对凡事不感兴趣的阿宅。

但现在我竟觉得他有点像小孩子，单纯得可爱。只是有时候有点脱离现实就是了。

「唉，解谜还是推理什么的，实在太复杂了，我一辈子也弄不懂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其实跟 A 玩这些解谜游戏的时候，我就有这种感觉。A 总是能想到我所想不到的方向去，智慧的差距，在这类游戏中最容易残酷地被体现而现在我知道除了 A 以外，这世上还有比 A 更聪明的人。这我不禁觉得，自己是不是一点也不适

合做这种动脑的活动，做了只是自取其辱而已。

Q 安静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「那我也来出个题目好了。」

我和 A 都惊讶地看着他，他就指着玄关问：「我的谜面很简单，你们知道这扇门为什么要向外开吗？」

「向外开？门不都是向外开的吗？」我看着 Share-House 往内敞开的房门。

Q 却摇了摇头，他边比划边解说着。

「不是这样的，在台湾或许比较不明显，但在欧美国家，门一定都是向内开的，相反的，如果你去看日本的人家，他们的们则一定都是向外开。台湾的话，因为本来就是文化混杂的地方，所以才会有有的门是向内，有的门是向外开。」

「是这样吗……？」

我有点讶异，明明是每天面对的门，但我却从未注意这一类的事情。

「这是海龟汤吗？」A 问。

Q 笑笑。「是海龟汤啊，我出的海龟汤。你们可以用海龟汤的形式问我。」

「是因为气候不同的关系吗？」我马上问。

「No，跟气候无关。」Q 一本正经地答。

「是因为建材的关系吗？铁门或木门之类的。」No。」

「还是因为日照？」

「就说跟气候无关了，妳也要问我袜子放哪了吗？」Q 笑说。

连续三个问题答案都是「No」，原本有点轻视这问题的 A，也发觉没有想像中容易，低头沉思起来。

「跟日本或是欧美的习俗有关吗？」我开口问这回 Q 竟点了头。「Yes，可以这么说。」我精神一振，仔细想了一下，欧美的习俗和亚洲的习俗有什么不同，但脑子里却一片空白，感觉只想得到汉堡和寿司的差异而已。

「因为欧美人比较开放，所以向内开表示我家欢迎客人，日本人比较内向，所以向外开表示对外人有戒心，是因为这样吗？」A 在一旁问。

「照你这样说，反过来解释也是可以啊，欧美人开放，所以对外开表示张开双臂欢迎客人，而日本人内向，所以向内开表示保护家人，这样也可以说得

通。」

Q 笑了笑，A 像吞了只青蛙一样，哑口无言的样子，让我和 Q 都笑了。

但 A 不甘示弱，她立刻接着问：「是因为门的形式不同？日本人过去都用纸门不是吗？所以会习惯往内拉。」

「纸门也可以往外推开啊，我认为并没有差别。」Q 摇了摇头。

「还是因为日本人手短，所以只能用推的，往内拉门会不舒服，欧美人手长，所以有余裕可以向内开门。」

「这话有种族歧视啊这位太太，亏你自己还是亚洲人。」Q 笑着对 A 说。

我安静地想了一下，忽然灵光一闪。

「难道说……是开门的空间问题？」我叫了出「Yes。」Q 回答，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我精神大振，继续说：「是因为这样吗？日本人在室内放了榻榻米，所以没有空间往内开门，因此习惯向外开？」

「接近了，但不。」Q 先生摇了手指。

「因为他们在玄关放了佛坛，所以不能往内开

门？」A 马上接着说。

「哪个日本人会在玄关放佛坛啊？」

「有啊，我家以前就是这样。」

「台湾人不算，台湾人的玄关可以放任何东西
「是因为某种经常放在玄关里的东西吗？」我问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是雨伞？唔，还是高尔夫球杆？」

Q 又笑起来。「都不是。」我忽然福至心灵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

「……是鞋子？」

我感觉脑子里有条线贯通起来，好像堵塞许久的马桶忽然畅通一样。

「啊……日本人的家里，或是一些亚洲人的家里，多半是要脱鞋子才能入内的，所以鞋子大部分会放在玄关，所以如果向内开门的话，会打到鞋子！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」我忍不住冲着 Q 大叫起来，Q 坐在沙发柄上点了点头。

「就是这样，而且亚洲人的玄关通常比较小，且和家里地板间有段差，客人只能在相当狭小的地方脱鞋子，要是门向里开的话，客人就必须一边闪门，

一边艰难地把鞋子脱下来，所以相当不便。那么欧美向外开的理由呢？」

「因为他们不需要脱鞋子就可以进屋子不是吗？」
A 接口。

「可是这样的话，还是可以向里面开啊，不脱鞋子的话，照理向外向内都没差。」

我和 A 都愣了一下，确实有道理。A「唔」了一声。

「果然是天气关系吗？欧美比较冷，有时会下雪，如果向外面开的话，雪会堆积在门边，清扫不便 A 边说还边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模拟开门的状况「你看，像这样往里开的话，雪从旁边吹过来时，就不会被门挡住，堆在门口，增加铲雪的困难。「这样的确有可能，但是东京也下雪啊，不用说东京，北海道的门也多是向外开门，你想说北海道不会下雪吗？」Q 笑着说。

A 一副被难倒的样子，我却忽然想起来。

「和欧美人习惯穿鞋子进屋这点有关吗？」

「是的。」Q 赞许地看了我一眼。

「穿鞋子进屋的话……这和欧美人没有高差的玄关也有关对吗？」

「是的，看来妳的小公主已经想到了啊。」Q 笑着对 A 挑衅。

「把门往内开的理由，也是怕会打到什么东西对吗？」

「Yes。」

「……我知道了，是脚踏垫。」

我交握着双手，感觉自己心口有什么东西点燃起来。

「因为穿鞋子进屋，容易把房子里面弄脏，所以欧美人习惯在门外放一块脚踏垫，让客人可以撮掉鞋子上的脏污……啊啊，原来是这样！如果门向外开的话，就会一直打到脚踏垫，很不方便，因此欧美人才选择把门做成往里开。」

「Exactly，你喝到汤底了，恭喜你。我看见 Q 笑得无比温柔。我还沉浸在喝得汤底的余韵中，老实说过去所有的海龟汤，对我来说都太难了，几乎都是在 A 不断提醒下，我才找到谜底。那时候我脑子早就已经一团混乱，不要说喜悦，往往只有种松了口气的虚脱感。

但这是我第一次，享受到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把什么东西解开后的快感。

「很有趣，对吗？」我发现 Q 先生对我眨了眨眼，我忍不住红着脸猛点头。

「这哪算什么海龟汤啊。」A 似乎还有所不满 Q 就搓着手说，「没人说这样不可以是海龟汤啊！其实还有很多呢，像是你们知道插头的两个铁片上，为什么要两个孔吗？」

我愣了一下，还来不及说话，Q 闭上眼睛又说「还有像是为什么斑马线是横的而非直的，为什么警车下部总是黑色，却又不全部涂成黑的。为什么烤丸子总是三个一串、布丁总是三个一盒，为什么信封的折口总是要多削两个角，而不干脆保持完整的长方形……」

「这些全都是原因的，而且他们全都发生在我们面前，光是开门的事情，我们每天都看着门在我们面前开开关关，但却很少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如此。Q 睁开眼睛，我看见他的双目闪闪发亮。

「而我认为去思考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，就是推理最初的本质和源头，解谜绝对不是聪明人的专利，也不需要特殊的学历还是智商，那应该是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都应该勇敢去做，也乐于去做的一件事。」

「那也得要像你这么闲才行啊。」

A 还是忍不住吐嘈，Q 也不反驳，只是不动声色地拿走最后一块披萨。

「发现谜题的存在，需要的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力。而去推敲谜题可能的解答，需要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想像力。在解谜的过程中，即使不断地失败，仍然想要追求真相、不肯放弃的那种情绪，则是人永远不该忘记的童心。」

我还记得那时候 Q 的声音，变得完全不符他外形地深邃、温柔。

「观察力、想像力还有童心，只要有这三项，就足以解开世界上所有的谜了。」

我听着 Q 的话，想起刚才灵光一闪，推测到鞋子瞬间的那种喜悦之情。虽然只是个小学生程度的谜，但说真的，经由思考，靠自己找出答案的感觉，真的很棒。

和 A 交往日久，我在她的影响下，也看了不少推理小说和推理剧，有些推理小说确实很有趣。

但有时候有些故事太过复杂，经常一个案子死六、七个人，光是记起人名就耗尽我的脑浆，我又不像 A 这么勤劳，还会拿笔把人物和地图都记下来。有

时候作者甚至还附表格给我，什么火车时刻表，还是建筑物平面图之类的。

看 A 解的津津有味，但对我还有我一些不常动脑的朋友来说，常让我觉得很累。比起累更大的是挫败感，那种输给作者、输给其他读者的自卑之情。

像我就经常听到一些不看推理小说的朋友说：「推理小说？那种东西太难了啦，我讨厌动脑。」或是自谦地笑说：「我脑袋不好，小时候数学都考不及格，要我做推理这种事，不如直接翻解答还比较快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考试，总有一些小学老师以考倒学生为乐，他们会出一些上课没有教、课本上也没有写的问题，等到学生答错了，再狞笑着当掉他们有时我会觉得很纳闷，考试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测验学生懂得多少吗？出一些根本不可能解开的问题，或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都解不开的问题，这种考试真的有意义吗？但很多老师依然乐此不疲。

某些方面来讲，我觉得海龟汤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游戏。他让人不会惧怕动脑，不会惧怕解谜，就像数独之于数学一样，他让推理变得更加平易近人。

我想起 Q 临走前跟我说的：『经由观察发现问题，经由想像力找到可能的答案，抱持着童心找到最

后的解答，这样所有海龟汤都难不倒妳。』我忽然有种放松的感觉，我想我应该放下推理小说，去研究一下信箱上的洞为什么总是椭圆形而不是方形的好了。「总觉得……我有点迷上他了耶。」有一天我还故意跟 A 说。

「迷上谁？那个死阿宅吗？」A 不客气地批评，把我揽过来吻了一下。我笑嘻嘻地没有答话，任凭 A 在我背后叫嚣着吃醋也不予理会。

A 后来在那间 ShareHouse 安稳地住了下来，虽然他们经常斗嘴，但我想他们应该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后来我和 Q 先生又见了一次面，那已经是 A 搬进去三年后的事情了。

那时 A 和我迷上了一种叫「杀手」的扑克牌游戏，那也是非常单纯有趣，藏着各种推理技巧的小游戏，总而言之就是指定一张牌的花色，再由大家抽牌，由抽到那张指定花色的人当杀手。

然后主持人会叫大家闭上眼睛，拿到杀手花色的人则睁开眼睛，告诉主持人他想杀死哪一个参与者然后等大家睁开眼睛，主持人就会公告刚刚是谁被杀手杀死了，然后请他推出杀手是参与者中的哪

一个。

游戏以杀手被人猜出是谁作结，如果一直没人猜出杀手是谁，那这场游戏就是杀手获胜。这是非常考验演技、人性还有对参与者理解程度的游戏。

A 对这种游戏非常擅长，只要她当杀手，最后我和朋友一定死光光。她不只是个聪明人，还是天生的骗子，所以我才会一生被她骗得死死的。

「演技某些程度也是一种推理。」

A 还曾经得意洋洋地跟我这样说：「明明不是那个人，却要演成那个人的样子，明明不是真实发生的事，却要假装那件事在你眼前发生的样子。要做到这件事，观察力、想像力和童心，缺一不可啊，不单只是骗人而已。」

看吧，A 果然是个大骗子。

A 熟悉这个游戏后，脑子很快就动到 Q 先生身上，我知道她自从认识这位室友后，就一直以在推理上击败他为毕生志业。

但是杀手这游戏要一定人数才玩得起来，Q 先生又很别扭地不想和我的朋友一块玩，根据我从 A 口中得到的资讯，这个脑子灵活的男人其实很怕见生人「那你就叫你的那一位带他的朋友来一起玩嘛

!」

我听见 A 对 Q 先生这样说，起居厅马上就传来 Q 窘迫的声音。

「什……什么那一位？」

「少装了，你跟对方在交往吧？瞒不了我的啦「不是妳想像的那样。」

「少来，我上次都亲眼看见他送你回家了。俗话说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，我们又不是陌生人了，迟早都要见上一面的嘛！」

「就说不是妳想像的那样了……」

我在玄关听着，感到有几分惊讶，不单是 Q 先生这样的人有了交往对象的缘故，虽然他极力否认，但像我这样的笨蛋也听得出来，Q 先生只是单纯害羞而已。

但我觉得除了害羞之外，他和三年前的样子也不一样了。怎么说，感觉更温暖、更有人性了一些。我想他说的是对的，人只要保持这一颗乐于解谜、乐于追根究柢的心，就会有动力不断地向前迈进。

不过我想，这样的 Q 先生，玩起杀手来，一定敌不过我那奸诈狡猾的 A。

「我帮你打电话给他，你在那边给我乖乖待着

吧，有栖。」

「妳给我住手！还有谁是有栖了？」

算了，就让 A 小小的复仇一下也无妨。

毕竟现在的 Q 先生，一定有人会为他讨回公道，不是吗？